

在河北张北坝上草原馒头营乡的旷野之上，一座七百多年前的皇家都城静静铺展。它便是与元大都、元上都并称元代三大都城之一的元中都遗址。这座短暂登场、骤然沉寂的都城，是蒙元时代草原文明与农耕文明碰撞交融、王朝鼎盛与落寞转折的实物见证，也是我国北方原生状态保持较好的元代都城大遗址。

元中都遗址

张北荒垣藏帝阙

元中都的营建与兴衰

“白城子”就是元中都

离开张北县城向西北方向行驶，台地草原铺向天际。这里平均海拔1400米，地势开阔平缓，寒暑交替分明，处于游牧与农耕两大文明板块的衔接地带。正是这样特殊的地理区位，使得这片被古人称作“旺兀察都”的土地，被元武宗看中，拔地建起一座皇家都城。

我是第三次来元中都遗址了，第一次这里仅是一片废墟，第二次有几个工人在施工，夯土残垣、萋萋荒草，是不变的印象。这次来，看到了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的招牌和门楼。

此前很长一段时间里，当地人将这片遗迹叫作“白城子”，只知是一处古老土城，并不知道这里曾是元朝的都城之一。历史典籍中关于元中都的记载有限，战火焚毁之后地面仅存夯土基址，七百年来湮没于坝上荒草，渐渐淡出大众视野。

元中都的确认是20世纪后期北方蒙元考古的重大收获。20世纪90年代，考古工作者根据史料线索，多次在馒头营乡开展田野调查。通过城垣形制、建筑构件出土物、地理方位等多重互证，确认民间俗称的“白城子”正是文献记载中昙花一现的元中都。这一发现，填补了元代都城体系考古的重要缺环。1998年起，河北启动考古发掘工作，先后对宫城城门、中心大殿、角台、道路等关键遗迹开展揭露，深埋黄土之下的宫殿台基、柱础、铺砖地面、排水设施相继显露，一座皇家宫城格局清晰呈现。

此后20余年间，考古工作边发掘、边保护、边研究，不断刷新人们对元中都的认知。宫城一号大殿，是整座都城等级最高的主体建筑，台基体量巨大，柱网排布规整，出土大量螭首、琉璃瓦、鸱吻等建筑构件，实证其皇家正殿的地位。宫城南门遗址发掘，厘清了城门三道门道、墩台、马道的完整结构，还原出南门礼制建筑形态。后来进一步厘清宫城、皇城的边界范围，道路水系、作坊遗迹的线索不断丰富。考古证明，这座都城从规划理念、建筑材料到营造规格，完全按照帝国都城标准实施，并非“草草建成的行宫”。

2017年元中都遗址列入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立项名单。2025年，元中都国家考古遗址公园正式对外开放。



元中都皇城遗址残存墙体



元中都宫城的汉白玉螭首



元中都博物馆



元中都遗址出土毁于战火的建筑用杉木



元中都遗址出土建筑用铁钉

蒙元王朝实行多都制。元上都地处漠南金莲川草原，是蒙元起家之地；元大都坐落燕京，是人主中原后的全国统治中心。元中都则是元朝中期宫廷权力斗争、帝王政治意志与地缘战略考量共同催生出来的一座都城。

大德十一年，也就是公元1307年，元成宗铁穆耳去世，皇室内部爆发皇位继承之争。海山手握漠北重兵，凭借强大军事力量夺得皇位，即元武宗。登基12天，武宗便下达诏令，于旺兀察都营建新的都城。在新旧皇权交替的节点，匆匆下诏建都，绝非简单出于个人游幸享乐。

从地缘上看，旺兀察都所在的张北坝上，扼守大漠通往华北的要道，向北衔接上都，向南威慑大都，处于草原游牧集团和中原汉地之间的过渡地带。在这里设立都城，可以强化皇帝对漠南草原部族的控制，同时巩固北方边防，完善大都、上都之外的第三个战略支点。

从政治层面讲，武宗并非按照既定顺序继承皇位，亟须树立个人权威，修建一座全新都城，是彰显新帝功业、重塑朝堂格局的重大政治动作。调动全国人力物力汇聚坝上，本身就是皇权力量的一次集中展示。

营建中都，全国各地征调工匠民夫，调集各色建筑材料，仅仅13个月，宫城主体工程便完工，速度惊人。至大元年，朝廷设立中都留守司兼开宁路都总管府，一套完整的都城官僚机构随之建立，

元中都取得与大都、上都并列的正式都城地位。

从考古勘探可见，元中都遵循中原传统三重城垣制度，由外郭城、皇城、宫城层层相套。宫城居于最内侧，是皇帝居住理政的核心，正殿、配殿、门阙有序排布；皇城环绕宫城，分布官署、军营、各类服务机构；外郭城范围广阔，容纳民居、作坊、市井，承担都城社会生活功能。建筑风格兼容并蓄，既有中原王朝宫殿对称庄重的营造传统，又带着草原地域开阔舒展的气质，部分构件还体现出东西方文化交流带来的工艺元素，充分体现大一统元朝多元融合的特征。

然而，元中都作为法定都城的时间只有三年。至大四年（1311年），武宗海山病逝，其弟爱育黎拔力八达即位，即元仁宗。仁宗即位不久，便下诏罢建中都，撤销中都留守司建制，外郭城尚未完成的工程戛然而止。

在此之后数十年里，元朝多位皇帝巡幸驻蹕中都。虽然不再是都城，但中都依旧保持皇家行宫规格，宫阙建筑继续使用，宫廷活动持续上演。

繁华终究抵不过王朝末世的战火。至正十八年（1358年），红巾军攻入元中都，宫室殿宇遭到焚毁。战火之后，石雕砖瓦不断被当地百姓拆取挪作他用。随着北元势力退往漠北，中都彻底废弃，夯土城墙湮没于荒草长风。

元明易代之后，史书对元中都记载越来越少，渐渐沦为地方口耳相传的“白城子”。

农田与草地上的郭城

游客到访元中都国家考古遗址公园，主要活动范围集中在宫城与皇城区域。广阔的郭城遗址散落在公园之外的田野上，远离游览路线，鲜为游人关注。

我们穿过林间小道，寻访郭城遗存。没有游览道路，没有解说牌，也没有游客。放眼望去，断续绵延的夯土城墙基址起伏于草地农田之间，部分段落保存尚可，部分段落因后世农耕、风蚀水土流失已经残缺。

郭城范围十分辽阔，当年这里分布着官邸、军营、民居、手工作坊、市井街巷，是整座都城社会生活的主要承载地。帝王高官居于宫城皇城，官吏军士、工匠平民生活在郭城之内，共同构成一座功能完备的草原都市。

至今郭城没有开展大规模考古发掘，整体维持原生状态。农田与草地交错，残垣在地表若隐若现。行走其间，脚下土地便是元代街巷院落旧址。相比宫城的皇家威仪，郭城遗存更多映照普通民众的生活，对于研究元代北方城市社会、边塞城市经济、基层人居形态，具备不可替代的价值。

读懂元中都，除了走进考古遗址公园，另一处不可绕开的地点便是近年建设开放的元中都博物馆。博物馆距离遗址公园十余公里，是国内唯一以元中都为主题的专题博物馆。馆内展陈以元中都考古出土文物为核心，配合

文献史料、复原模型、考古图片，完整讲述这座都城从选址、营建、兴盛、废弃，再到现代考古发现保护的完整故事。

博物馆一层大厅的镇馆之宝便是出土于元中都宫城的汉白玉螭首。数尊巨大石雕螭首，材质优良，雕刻刀法遒劲有力，造型威严生动，为大殿台基排水构件。这些汉白玉石雕直观展现了元中都的皇家等级，也代表了元代北方石雕工艺的高超水准。

馆内展出大量出土文物，从琉璃瓦件、灰陶瓦当、滴水、砖雕等建筑构件到日用陶瓷残片、铁器、铜器等，从宫廷使用器物到郭城民间生活用具，让今人得以窥见元代坝上地区皇家与百姓衣食日用。

展柜内的一块阿拉伯文幻方石板虽然不大，但是值得关注。石板上镌刻异域文字符号，是草原丝绸之路上文化科技交流的实物物证，印证元朝东西方文明往来频繁。博物馆开发的标志性冰箱贴就来自这方幻方石板。

带一块幻方石板冰箱贴辞别元中都遗址——纵然它毁于战火，但它不只是一堆黄土残墙；它是游牧文明与农耕文明交融碰撞的结晶，是大一统时代多元文化并存的见证，且没有被后世城市叠压破坏，价值巨大。

文/图 霜枫酒红